紅樓圓夢/0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圓夢

◀上一回

第四回　諧鳳卜珠環賜咎　懲鳩占金傷別離

下一回▶

話說李綺就將黛玉所囑之事，去告訴甄公。甄公與賈政商量道：「紫鵑三人之事，俱見賢慧，惟有歎服。只祠堂迎親一事，究嫌路僻房窄，不若將揚州天字第一號公館內三廳，改為林公祠堂，安置林公夫婦栗主；樓上為『御書樓』，貯放賜物，庶乎兩便。」李綺又到庵來，大家接著說話。忽報外面有一女尼要尋芳官，命即進來。看時，卻是蕊官，便問緣故，蕊官道：「藕官，四月裡忽夢藥官哭著邀他同回南去，醒來告訴我。我說他見你回南，故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。那知次日便有些發燒，日甚一日。到七日上，對我道：『和你假夫妻數年，不忍相捨，但今日藥官必要同回，又卻不得。我去之後，你能將我二人送回去，便可以真易假，共了青緣。』我哭著允了，藕官就沒了。我今攜他二人骨殖回來，順便看你。」

芳官未及回答，黛玉道：「來得正好！我們去後，你竟在此住持，並就近覓一骨塔，不好麼？」蕊官就住下了。

隔了兩日，甄公來說：「御賜物件及太監、宮女等俱已到揚，請郡主進城。」郡主當即收拾，下船動身，午刻已抵東關碼頭。先是太監、宮女等叩見，隨後王府所撥四品護衛一員稟叩，並奩具單呈上。隨即吹打放炮起岸，一對對龍旌鳳旛，雉扇鵲爐，後一把七鳳金黃傘，過來便是冠袍帶履、香巾繡帕、漱盂拂塵等物。一隊隊過完後，後面方

是八個人抬著一頂金頂紅呢大轎，緩緩而行。隨後三乘青呢四轎及小轎、跟馬不計其數。到了頭廳，太監跪請下輿。郡主先到二廳，向北三跪九叩。

謝恩畢，復至東首祠堂行禮，後退入上房，吩咐：「一應稟賀人員，概行辭免。」方與紫鵑等一面將住屋派定，一面將京師帶來各信拆看，以及十六應辦事宜－－黛玉便授意紫鵑等告知李綺，轉告甄公辦理。

到了這日清晨，甄公盛服，全副執事，到公館稟賀，稟知吉時。隨請甄公西廳小坐，命護衛持北靜郡王名帖，並王府儀從，請郡馬入贅。

寶玉朝服乘坐八轎，到了府門，將職名遞入裡面，傳點放炮，護從等威武三聲，開了大門。寶玉下轎，同守宮太監至內宅門，稟行國禮。裡面三吹三打，郡主升坐，太監將職名遞與宮女，宮女遞與紫鵑，紫鵑呈上，過目後，吩咐免禮，打拱。

寶玉朝上三拱，退出至大廳等候。只見庭燎繞空，香屑布地，金堂玉檻，繡戶錦帷：「說不盡簾捲蝦鬚，扇移雉尾，真是「金門玉戶神仙府，桂殿蘭宮貴主家」。

等了一回，又見裡面：先是廿四名女樂奏著笙歌，隨即提燈、宮扇，雙雙引道：「然後簇擁郡主，花團錦簇出廳西立；太監遂引寶玉並肩東立，拜了天地、和合，一同謝恩謁祠。然後退入上房，照南方例，行合巹、撒帳等禮畢，隨即雙排儀從，到賈政公館拜見，賈政關門，謝不敢當。回府後，又傳點開門，郡馬、郡主雙雙升座，紫鵑等三人先上來叩見，立受兩禮。隨後太監、宮女叩見，王府四品官及護衛人等叩見。然後護衛即將揚城文武百官及紳商人等稟賀，職名遞進，郡主道：「甄公，不勞各官，免！」紛紛退去。太監等重又擺團圓家宴，請夫婦二人入席。女樂們登場唱戲，至月上始散，送入洞房。那時，正玉谿詩「八尺龍須方錦褥，已涼天氣未寒時」的光景。做書的懶說俗套，想兩玉兒自不免俗一俗套一套了。

次日早晨，賈政來府，開門請轎。寶玉至大廳引道進來，到內宅門，郡主也攙扶接出，同入上房，請賈政升坐，賈政不肯，立受兩禮，然後入坐。郡主送茶，賈政止住。郡主道：「黛玉本係老爺甥女，又在府中生長，與親生一樣，正該格外侍奉。現雖蒙恩受封，還求老爺不拘俗禮。」賈政道：「郡主前在政處，諸事不週，方深愧歉！此番蒙恩賜婚，正如『鳳入雞群』，叨光不淺，諸事還望海涵。」　郡主謙不敢當，隨又將紫鵑三人吉期回明。賈政道：「但憑郡主。」；因即叫寶玉同了去謝甄大人去了。

過了一日，先與紫鵑圓房。這夜寶玉便問：「那時郡主故後，我找你，你總不理我。後來我要還和尚玉時，你又同襲人拉住我，什麼道理？」紫鵑也笑道：「不是郡主坐了西洋自行船來了，我還不理你！但是我早看得出你們光景。那時，我托姨太太做媒，姨太太故意說我，要等姑娘嫁了，好擇一個小女婿。再不道小女婿就是你呢！」

次日，輪到芳官。寶玉便問他：「頭髮長得能快？」芳官就將元霜丸的緣故說出，寶玉說：「這丸藥本好，我的頭髮也就是這樣長的，但不如你又黑又光。老實說，你這頭髮，怡紅院裡洗頭時候，我早賞識了。」到五兒這夜，寶玉又說起：「那前日，我病叫你伺候，剛到好時，被薛、襲二人故意查問，以致衝散；如今也過明路了。」

不說寶玉在這裡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，及時行樂。卻說寶釵在京，屢得江南消息。因思天已漸涼，自己雖尚可支持，但薛姨媽處寒衣等俱未周備，近邊又一無可商。聞黛玉如此富厚，他前在京時，常送燕窩等物，外面是極好的。但我借他名成婚，他尚未知；以及平時種種陰謀，日久事明，紫鵑豈有不與他說之理。欲與通挪，恐又無益。正在柔情萬種，忽聽得玉釧兒道：「恭喜二奶奶！寶二爺已經回來，並得了功了！」寶釵連忙趕到上房，只見賈璉正在將甄公折奏念著，聽了，大家彼此喜從心起，笑逐顏開。薛姨媽等都來道喜。

不一時，賈蘭從衙門裡回來，先請了薛姨媽安，又替王夫人、寶釵道喜道：「此刻北靜郡王說，老爺已升了尚書，寶二叔轉了內閣學士。府中正要興了。但只是還說道，……」說到這裡，見寶釵在座，便不說了。王夫人道：「還說什麼？只顧說！」賈蘭道：「還聽得說，將林姑娘賜婚與寶二叔了。」薛姨媽道：「既如此，這裡二嬸子呢？難道當今不知道嗎？」賈蘭道：「知道不知道，卻關我不著，但賜婚是真的。」寶釵聽了，呆著灑淚。李紈忙道：「莫信這糊塗小子，怎麼璉二叔不知呢？」賈蘭道：「北靜王到尚書房親口說的，還說與你們多了一重親了。」

正說話間，忽報宮裡夏太監傳王夫人接旨。王夫人忙即易服，賈璉、賈蘭扶著出去俯伏。夏太監道：「奉旨：問寶玉前娶薛氏時，借林郡主名完婚，真的麼？」王夫人不敢謊奏，道：「真的。」夏太監道：「既如此，有旨一道，著遵諭辦理！」王夫人忙開看時，道：「寶玉此番賜婚為郡馬，已特諭甄應嘉就近辦理。其先娶薛氏，如果明媒正娶，自當另為位置。今聞其竟借郡主名目完姻，即為李代之謀，殊失桃夭之正。黛玉現已正位，瑾瑜在握，焉用武夫？薛氏著即離異歸宗，毋任鵲巢鳩占，致干察究。」謝恩

已畢，夏太監道：「本來因勳舊世家，未便休回，後聽得頂替一節，聖心大怒，故隆此諭。」隨即上馬，去了。

王夫人進來，只見寶釵哭得淚人似的，便道：「怎麼了？都是鳳姐兒遺禍，我也沒法，只有寫信與你公公再商。」寶釵道：「還有什麼商量？太太得了一位又富、又伶俐的郡主做媳婦，比我又窮又笨的，不好麼！只我休了回去，有甚面目見人？就是這裡尋個自盡罷！」薛姨媽道：「你也不犯，我們也一分好人家，為了這支親，跑了多少路，費了多少錢，用了多少心機，才得成就。女婿偏瘋了，做和尚了；如今又如此結局，都是府裡的好處！我們雖窮，和你紡線織麻也過日子。冷眼看著便了。」王夫人無言可答，惟有追恨鳳姐。岫煙道：「鳳姐也是為王家一脈，故設此計。人也沒了，也不值提他。但是奉旨事件，寶姊姊必得到我們那裡住幾天，再等江南的信。不然，這抗旨的名目，太太也當不起。」李紈、平兒道：「邢妹妹所說極是！寶妹妹只算去看姨媽，且住幾天，一應供給，這裡送去。信到揚州，老爺和寶二叔斷無不想方的道理；就是林妹妹，和寶妹妹也好，還可從中著力。」薛姨媽道：「不承望這些！寶丫頭，只算你女婿沒有回來就是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他沒回來，我還是他的人；他回來了，我倒不是他……」說到這裡，咽住著暈過去了。鶯兒連忙救醒，遂同玉釧扶至房中歇息。姨媽等也都散了。

寶釵又恨又悔，又氣又苦，整整哭了一夜。次早，便命鶯兒收拾：「凡寶二爺的東西一齊撩下，只帶自己的衣飾。至你，或在這裡等二爺；或不嫌棄我，同我過去：聽便！」鶯兒道：「他待姑娘如此，我等他？」剛剛收拾得完，姨媽又差同貴來接。寶釵含淚到上房，辭了王夫人。李、平二人趕來送別，寶釵道：「妯娌一場，如此分手，我也不久人世，新人來時告訴他，我索性替他死了罷！」遂上車而去。

李紈、平兒送了回來，恰好賈政的信也到了，也有寶玉的稟帖：只說自己回來及堤工告成，並與黛玉以珠易玉的話，並不提寶釵一事。王夫人殊為詫異，遂將寶釵的事詳細寫上，要他父子出力圓全。過了半月，賈政回信來說：「頂替一節，本太荒唐；現奉明諭，萬難抗違。況寶釵娶回家後，查勘家產，老太太歸天，強盜打劫，……雖不干他事，坐家命也太不好。現在兩玉兒正在賜婚熱鬧時候，告訴他恐又鬧別的緣故，所以信也不給他看，也不給他知道，太太也可不管。」王夫人看了，甚為納悶。

賈璉又進來回道：「剛才北府裡來說，林妹妹江南有信，仍要在大觀園和眾姊妹敘舊。先從北府裡會轉一萬銀子，托姪兒修辦，姪兒回明，才敢動工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這園也坍塌很了。這銀子夠嗎？」賈璉道：「夠是夠了，但還要建一閣供芙蓉神。」王夫

人道：「這又奇，園裡花也多，怎麼單塑芙蓉神？」玉釧在旁道：「太太不知，這芙蓉神，寶二爺說就是晴雯妹妹。」賈璉道：「既如此，人也死了，那裡塑像去？」王夫人道：「像不像由他！倒是老爺信上這麼說，我如何對得住姨媽和寶姑娘？」賈璉想了一回說：「太太只說身子不爽，概不見人。等他江南來了，就怨不著太太了。」王夫人只得依計而行，托病在家。那園中也就收拾起來了。俗知寶釵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